

# 增强“新基建”带动性 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

中经论坛

主持人

1

“新基建”成为疫情期间舆论关注的热点话题，“新基建”到底“新”在哪里？与传统基建的区别是什么？

刘韵洁：“新基建”的概念首次被提及是在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会议明确了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定位。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家层面开始密集部署，1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2月的中央深改委会议、3月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都提到“新基建”，特别是3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明确强调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新基建”不仅包括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还包括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目前，传统基建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和供给侧结构改革起到的作用较为有限，而“新基建”则通过数字经济和高端科技的快速发展为我国提供新一轮工业和科技革命的重要基础，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通过对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制造业和新型现代服务业的大力投入，不仅能够加速我国经济的结构优化和投资带动，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提供创新和持久的动力，还能够大幅提高我国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体育、养老和环保等领域的规模和质量，更好服务于消费升级，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曾宇：传统基建主要是指铁路、公路、桥梁、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而“新基建”主要是指与高技术产业、科研创新、智慧城市等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三类：一是以5G基站、新一代通信网络、云计算中心、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为代表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二是以大型科研装置、超级计算中心等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三是以智慧交通、智慧能源等为代表的支撑智慧城市等应用的配套设施建设。“新基建”的“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技术新。“新基建”主要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依托；二是模式新。“新基建”加速新技术的产业应用，并催生大量创新应用和产业形态，扩大了新供给，形成新的经济模式，从而带动现代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文化创意等相关产业和经济发展，同时借助新兴的服务模式和技术手段为更大范围的经济活动提供可能，甚至推动产生新的新兴战略产业；三是领域新。“新基建”不同于以铁路、公路、桥梁等为主的传统基建，有全新的应用领域，

主持人

2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一定影响，“新基建”将对经济发展产生哪些积极作用？

曾宇：当前，推动“新基建”的建设对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我国经济的进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新基建”产业涉及面广，有着高度的产业前后向关联度，可以同社会生产的各个行业的经济活动紧密结合，具有极强的扩散性和渗透性。“新基建”的投入，会对关联生产要素产生新的投入需求，这些行业的投资热潮对经济增长将产生明显的推动作用。基于信息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建设，数字化对中国经济的渗透将进一步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将全面升级，公共服务的数字化转型也将进一步提速，由此提升全社会经济主体的运行效率。“新基建”相关支撑技术和平台技术的发展，将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5G、工业互联网等是制造业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必要手段，是实现智能制造、敏捷制造、绿色制造的可行途径，将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全面升级。推动大数据中心、云计算中心、物联网平台等的建设，发展工业云服务、大数据服务、云计算服务等，是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我国区域经济结构调整，提升我国产业结构高度的有效手段。当前，数字经济成为就业“稳定器”和“倍增器”，“新基建”已经成为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将创造出更多、更高质量的就业机会。《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显示，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领域就业岗位为1.91亿个，占当年总就业人数的24.6%，同比增长11.5%，显著高于同期全国总就业规模增速。此外，区域经济体借助“新基建”可促进产业整体向高端集聚，衍生出新的创业和就业群体，形成产业人力资源分流，助力产业结构调整。李锦：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是适度超前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大受益者。没有适度超前的基建，便不可能有中国制造的强大竞争力；没有超前的网络宽带建设，也不可能会有互联网经济的繁荣发展。因此，“新基建”在我国新时期经济发展建设中具有新特征和新使命。第一，“新基建”是防疫情、稳增长的有效抓手，能够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将对我国经济发挥带动作用。疫情后，由于出口和消费的恢复需要一段时间，要推动经济恢复到正常轨道，需狠抓以“新基建”为代表的领域，进而通过需求端的率先复苏，带动生产端走出困局。更要看到，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今年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压力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外需增长有可能遇到更多困难。在此背景下，更要依靠内需发力，推动经济平稳发展，以此

主持人

3

“新基建”将带来哪些新的发展机遇和行业变革？

曾宇：当前，面向未来的新技术体系正在加速建立，竞争的焦点从单一产品转变为技术设备体系和生态体系的竞争，伴随网络化、融合化和体系化发展，全球范围内信息领域技术与产品形态正不断创新发展，不断产生新平台、新模式，并基于其渗透性和扩散性，带来社会各行各业深刻变革。新一代网络、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类脑计算、新型材料等已成为全球新一轮技术革新的重点。在芯片领域，硅光子、神经形态芯片及非冯·诺依曼体系架构的研究正在兴起，高效能、类脑化、一体化、平台化等成为未来芯片和计算机发展的主要方向；全球范围内以操作系统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产业垄断趋势进一步加强，并呈现和数据库、中间件、应用软件等相互渗透、融合发展的趋势；高可扩展、高安全、移动、高服务质量、绿色、低能耗的新型网络正成为产业界和学术界研究重点；区块链、边缘计算等技术给互联网基础资源领域技术革新带来重要机遇；5G、边缘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正推动物联网快速进入全网时代，从而引发新的技术突破空间和产业机遇。未来5年，将是我国信息技术产业政策红利的快速释放期、是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激烈竞逐期、是数据资源禀赋的集中彰显期、是中国模式向国际社会扩散的关键成型期。信息技术创新和信息技术产业格局深度调整为我国核心技术突破带来新机遇。新的竞争格局尚未尘埃落定，我国要以“新基建”为抓手，利用自身优势，做好战略统筹，自主创新发展，大力发展信息领域平台级产品，形成核心技术发展的“微生态”，以谋取核心技术发展重大突破和实现某些领域的“弯道超车”。舒骋：“新基建”兼顾了稳增长和促创新双重任务，聚焦在于科技创新，“补短板”。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也需要“新基建”的快速建设做支撑。

主持人

4

加快推进“新基建”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应采取哪些有效举措加快“新基建”建设进度，进一步释放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

刘韵洁：目前，我国正处于从跟踪模仿向创新驱动迈进的关键阶段，部分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我国在未来网络与通信领域的制造工艺、标准制定、产业生态等方面，距离国际先进水平仍然存在一定差距，自主创新能力有待加强，需加强核心关键技术攻关。以互联网为例，尽管过去几十年互联网取得了巨大发展，然而随着与实体经济融合，“尽力而为”的传统网络架构难以支撑工业互联网、车联网、4K/8K、AR/VR等对差异性服务保障、确定性带宽/时延的需求。面对严峻挑战，需进一步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测试和验证。“新基建”投资与建设的模式仍需探索。“新基建”的投资和改革创新的建设模式，需要科学合理的环境保护规划，需要一种注重长远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即可持续的发展，需要极具准确性和针对性的实施方案。一是“新基建”在加大力度推进的同时，要做好科学的发展规划，有节有序推进，不能用力过猛和过度刺激；二是精准定位，切忌进行简单粗放式的投资，须聚焦高精尖行业，瞄准核心技术，实施重点措施，针对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时间做到准确分类和精准建设；三是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建立公平公开的监督机制，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要引入更多的民间资本，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为更多民营企业拓宽投资渠道，进一步激发市场的活力；四是加快推进“新基建”要重视人才队伍培养，让科研机构和高校发挥更多作用。张新红：发展“新基建”，面临技术、资金、体制、模式等方面的困难和挑战。值得关注的是，如果对“新基建”认知不足，或将导致建设成效得不到充分发挥。“新基建”的要素、功能、成本结构、质量控制、运维要求等与传统基建有很大不同，甚至存在根本性差别，既要防止打着“新基建”的名义做传统基建，也要防止用传统基建的套路去做“新基建”。目前，具备条件的地区和企业加快推进“新基建”的热情很高，但相关资料显示，真正与“新基建”相关的项目并不多，占基建总投资的比重也不高。各地应加快研究制定专门的“新基建”指导意见和行动计划，研究建立“新基建”绩效考评体系，包括覆盖面、渗透率、质量、用户体验、普遍服务落实程度等多